

# 适时增设高职学位的必要性、目标及实施路径

冉红琼

(湖北工业大学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要:**国家学位制度应具有时代性、发展性和国际化特征。本文针对我国三级学位制度的现状,剖析了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缺失现象对普职教育衔接所带来的影响,分析了增设高职层次学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从完善学位制度体系、搭建普职教育立交桥的视角提出适时增设高职学位的建议,即:加强学位制度顶层设计,发挥职业院校主观能动性,适时开展增设高职学位试点工作。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普职立交桥

中图分类号: G64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5) 06-0005-04

2014年6月,某省属职业技术学院为一千余名达到该校要求的毕业生授予了自己设计的学位证书,这一举动一度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赞同者认为这是探索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有益尝试,是给专科教育“正名”的举措,有利于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自信心和社会地位,也有利于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与歧视现象。质疑者则认为:这种学校的自发行为会扰乱现行的学位制度,并担心一旦在高职层次增设学位会加剧学位泛滥的局面,不但使职业教育背离了原有的初衷,而且会影响学位设置的学术性,这一举措也并不可能真正改变职业教育的弱势现状。

其实,学位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其合理性是相对的,它会随时间、地点及其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当学位制度高度契合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时,才能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因此,笔者从积极搭建普职衔接立交桥和完善我国学位制度的视角,认为应当适时增设这一层次的学位,改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缺失的现状。

## 一、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缺失及其影响

在社会学意义上,学位既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工具,也是社会阶层间流动的桥梁,并在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中起着知识选择和评价、劳动者再创造的作用<sup>[1]</sup>。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13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将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士学位对应本科层次,硕士和博士学位对应研究生层次。2004年修订后的学位条例仍维持了三级学位体系。

国际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设置有四级学位体系,即在专科层次设置有相应的学位。尽管学位的名称不同,但性质基本相同。例如,美国社区学院向合格毕业生颁发的副学士或准学士学位(Associate Degree),英国两年制学院颁发的基础学位(Foundation Degree)等。

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产物,是结合国家经济社会需求和教育规律逐步

收稿日期:2015-11-23

基金项目:教育部、财政部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本科生专业职教师资培养资源开发项目”(项目编号:VTNE038)。

作者简介:冉红琼(1989-),女,四川达州人,湖北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管理。

演变成的一种教育类型。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范畴毋庸置疑，只是其培养目标有其特殊性，即：它所面向的是某一特定职业或职业群的实际需要，比普通高等教育更定向于实际工作并更体现职业特殊性。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却始终没有属于自身的学位，对学生的评价体系不完整，导致高等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像是一种终结教育，其毕业生往往不具备继续深造学习的能力。因此，如何使我国的学位制度全面与国际接轨，如何为高等职业教育设置学位，设置这一层次学位要达到什么目的，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一）现行的学位制度不利于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间的衔接互通

《中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提高多次选择机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的需要。尽管我们一直在探索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上下贯通、前后衔接的教育格局，但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教育层次、不同教育类型间的独立通行、各行其道、互相贯通、相互转换、资源共享的“普职立交桥”<sup>[2]</sup>。我国的教育体系仍具有封闭性，不同类型教育、不同层次教育间的互通性缺乏。

众所周知，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体系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不尽相同，特别是在对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要求上，由于高职学生普遍缺乏这方面的训练，这就直接导致学生从高职院校升入普通本科院校继续学习时，难以很快适应更高层次的学习要求。

如何对高职学生的学术能力做出界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高职院校设置相应学位，让有志于继续更高层次学习的学生按更高的标准，养成科学研究习惯，并通过学位的设置，实现高职课程设置、专业设置等方面尽量与普通高等学校有机衔接，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的自身发展，也有利于普通高等院校生源质量的提高，更利于高等教育普职立交桥的搭建。

（二）现行的学位制度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学位制度体系自身的完善

在互联网+时代，经济发展方式已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我国现阶段实行的三级学位制度，仅仅包括了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级教育层面，较之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囊括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层面的全方位的学位制度而言，不利于人才选拔与培养的多样化，已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要求，满足不了产业结构升级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适时设置与普通高等教育相互衔接贯通的相应学位，可以优化高职学生的职业生涯，学生可根据其

自身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打算直接就业的学生可以选择以就业为导向的学习体系，想继续深造的学生可以选择利于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的学习途径。

因此，积极探索我国的四级学位体系，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各个层级的教育有机联结起来，既有利于稳定和优化现有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资源，也有利于加强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与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规避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中的“结构性过剩”和“人才高消费”风险。

## 二、适时增设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搭建普职教育立交桥

为改变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缺失带来的不利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增设这一层次学位的迫切性。

（一）增设高职层次学位必要性和可行性

增设高职层次学位，可为高职学生提供多一个选择机会，更好满足其接受继续教育的需求，为社会培养理论与实践技能“双达标”的人才。增设高职层次学位，赋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公平地位，缓解高职院校一味追求升格的现象，坚持两种教育类型各自的特色性的同时，提高开放统一性，为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寻求继续教育的道路上提供平等的机会。增设高职层次学位，为不同教育层次互通问题拓宽解决途径。高职层次的学位只是完善人才选拔机制的一个客观标尺，是搭建普职立交桥的助力剂，实行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相互衔接的学位制度体系，可以使不同“出身”的学生在每个学习拐点都有重新选择的可能，避免一考定终身的局限，实现不同的教育途径达到同一培养目的，实现不同的教育途径等价的目标。

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占全球总数的14%，位居世界第一<sup>[3]</sup>。我国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留学显现出“大众化”的趋势，但是我国的三级学位体系却与国际上通用的四级学位体系日益脱轨，不利于我国学生的国际交流。因此，我国的学位制度应遵循国际化的趋势。此外，国外设置高职学位的实践也为我国高职学位的设置提供了先进经验和启示。英国于2000年正式建立两年制的基础学位（Foundation Degree），标志着英国政府开始真正开始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开始把培养应用型的中级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职责<sup>[4]</sup>。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国家，副学士学位是美国学位制度的一大特色。美国的公立社区学院、私立两年制学院、盈利性初级学院和很多四年制学院、大学均提供副学士学位计划，并授予副学士学位（Associate's Degree）<sup>[5]</sup>。副学士学位不仅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民主化，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同时通过给个体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也促进了个体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衔接与沟通。受美国副学士学位制度的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效仿，如：加拿大、泰国、韩国等国家，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设置有高职层次的学位。

### （二）增设高职层次学位的建设目标——搭建普职教育立交桥

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两大组成部分，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教育功能、培养目标、课程结构等方面，而非对教育对象的绝对区分<sup>[6]</sup>。然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毕业生每年仅有5%左右的比例能够通过专升本等途径进入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增设高职学位就是要给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间搭建一条相互贯通的路径，建立起双方认同的评价标准，建立起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向沟通的桥梁，实现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部分课程互认，通过建立学分银行，减少课程重叠带来的资源浪费，实现普通高等学校与职业院校联合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 三、增设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建议

普通教育实质上是上是一种深度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一种现实的普通教育<sup>[7]</sup>。增设高职学位，必须依靠政府、各学位授予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全面参与，多方协调方能实现。

### （一）加强学位制度的顶层设计，出台学位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学位制度主要是以《学位条例》为核心，并附之以一系列相关的“规定”、“实施办法”、“草案”等<sup>[8]</sup>。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和“两会”代表都呼吁制定《学位法》，以此完善学位制度的法律保障。这表明人们越来越关注学位制度的顶层设计。我们认为，制定修改相关条例需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是设置丰富的高职学位类型。将高职学位制度分为转学学位和职业学位，若仅是给予高职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一个学位，满足其转学教育的需要，并未完全达到增设该学位的目的。设置丰富的学位类型，既可满足高职毕业生继续学习的愿望，也可体现职业教育自身的特色，为就业的毕业生提供生存的技能。二是采用灵活的学位授予方式。由于不同的职业岗位具备不同的职业特性，对于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间要求的比例不同，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高职学位类型，制定详细的学位授予标准，可采用课程、论文、实际操作等多种方式来鉴定毕业生是否满足毕业要求。三是加强法规的制度化建设。条例或者法规处于法律的较低层次，法律效力不能满足学位制度建设的需要，必须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将高职学位制度加以固定和规范，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加强学位体系的制度化

建设。

### （二）完善质量评价体系，引入社会共同评价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评价方式，建立了国家统一领导下的三级学位管理体制，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增设高职学位制度，并非只是单纯地多增设一级高等教育的学位，质量才是教育的生命线，要做好这项工作需完善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减少对学校教育教学具体事务的干预。引入社会共同评价机制，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评价方式的多样化、评价标准的规范化、评价形式的灵活化。构建职业教育行业指导体系，发挥行业在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发布行业人才需求、推进校企合作、参与指导教育教学、开展质量评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以立法的形式规定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构建国家、各学位授予单位和社会第三方中介机构三维一体的学位质量评价体系。即：一是国家行政部门主要职责在于对教育资源进行宏观调控，并对其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不直接参与学位质量的评价过程，依照第三方评价中介组织评价的结果对各学校进行拨款等。二是各学位授权单位必须要加强自我评价，建立规范的评价规章制度和具体的实施办法，规范评价过程，严格控制自身评价，提高评价质量。三是引入社会机构作为第三方评价的中介组织，不受行政组织的直接领导，对各学位授予单位起着监督作用，他们自发组织成各种学位评价小组或评审委员会，对相应学位授予单位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等进行监督，并开展公正客观的评价，保证评价的高质量。其评价方式灵活多样，评价过程客观公正，必须要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其评价过程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 （三）加快试点工作，为全面推广积累经验

加快高职学位的试点工作，由点及面，积累经验。在高职层面增设学位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既要借鉴国外经验，又要适应本土生长环境，这项工程并非一蹴而就，并且这将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增设高职学位的实践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尽管美国等不少国家和地区都设置有专科层级的学位，但是我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不能照抄照搬，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体系，要通过试点为全面推广做好准备。通过评估机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高职院校，开展高职学位试点，在试点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不断探索。典型引路，以点带面，为最终的全面推广积累有益的经验。

### （四）创新合作方式，加强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之间的合作

发挥高职院校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支持探索。高职学位授予的具体工作是由高职院校完成的，因此需



要适时出台相应政策,鼓励高职院校积极开展教育教学创新工作。例如,高职学位的出现将导致教学课程体系和内容的变化,如何改革既有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这是高职院校必须面对的问题。又例如,从美国社区学院副学士学位的具体实施办法来看,学生可在两年制学院与四年制大学间相互转学。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已经开始了高校学分互认的尝试,主要通过建立同城教学共同体、大学联盟、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等平台,促进资源共享、促进学生流动、促进终身学习<sup>[9]</sup>。如何加强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之间的合作,实现学分互认互换,也必须有创新的举措。

总之,增设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普职衔接的重要路径,它既是一种认定职业院校学生学术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通过构建普职立交桥选拔人才的统一尺度,应尽快纳入建设中国特色学位制度体系的进程之中。

#### 参考文献:

[1] 张陈.我国当代学位制度的传统与变革[D].重庆:西南大

学,2011:32.

[2] 韩忠培.面向产业园区构建职业教育立交桥的路径与机制[J].职教论坛,2014,(36):67-69.

[3] 王辉耀.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 黄学军.基础学位制度:英国政府发展高职教育的新举措[J].职业技术教育,2007,(12):73-75.

[5] 谢媛媛.副学士学位制度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6:33.

[6] 易元祥,沈红.构建高等职业教育类型体系的探讨[J].当代教育论坛,2005,(4):118.

[7] 朱新卓,陈俊一.我国中等教育阶段普职关系面临的问题与变革的方向——德国中等教育阶段普职关系对我国的启示[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3,(4):14.

[8] 周建平.我国学位制度改革刍议[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75-78.

[9] 费坚.学分互换:价值探寻、实践反思与改进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4,(21):30.

[责任编辑:许海燕]

## Study on Necessity, Purpose and Approach of Accredit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Degree

RAN Hong-qiong

(School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Academic degree system is a special system which is epochal, developmental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able. The current degree system in China consists of three levels –bachelors, Masters and PhD. First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abse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degree, which leads to disconnection of academic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ondly, it further analy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supplementing the present higher vocational degree. Finally, it proposes improv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whole degree system, motivat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launching the pilot program of accrediting vocational college degree for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over-passing degree system.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cademic degree system; overpass between academic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